

# 文化安全视阈中汉字安全的 潜在危机<sup>\*</sup>

高玉昆

【内容提要】中国文化安全中的重要要素是汉字安全。汉字安全是指：汉字系统这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处于没有危险的，即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在中国国家文化中不失去其主导地位；保持合理的纯洁性；不给人民带来不便和害处；中国人使用汉字的权利不受外部强权的威胁和侵害。目前，汉字在中国媒体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应用方面存有潜在危机，人们对汉字安全问题的认识存有误区，不重视汉字应用的合理性、纯洁性和规范性，出现了汉字系统的混乱和疾患，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和害处，汉字安全的危机由此萌生。中国大众传媒过度使用英文字母缩略词对汉字安全构成外源性的冲击。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汉字字形不统一、中国人书写汉字能力下降以及不雅汉字的滥用，形成对汉字安全的内源性冲击。正视汉字安全的潜在危机，积极应对，维护祖国汉字体系的安全、完整和稳定，对于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和定力，提升文化软实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文化安全；汉字安全；潜在危机；外源性风险；内源性风险

【作者简介】高玉昆，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北京 邮编：100091）。

【DIO】10.14093/j.cnki.cn10-1132/d.2015.03.002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5）03-0022-30

\* 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建议，文中疏漏由作者负责。

随着国际互联网时代的迅猛发展、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世界大国国力的博弈深层次展开,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愈显突出。2002年9月,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在第57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安全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已经涉及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代表中国政府从新的国家安全观的角度,首次明确提出文化安全问题。<sup>①</sup>2003年8月,在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中国最高决策层第一次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提高到重要位置,指出要“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文化安全已成为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之后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意义。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又首次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将文化安全列为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十一项构成要素之一,成为五项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中的重要一项。<sup>②</sup>文化安全研究可谓新时期国家安全理论学界之“显学”,正如有学者所言:“文化安全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时代命题”;“当前,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信息安全并列,成为国家的四大安全之一”。<sup>③</sup>

## 一 中国人对文化安全中汉字安全问题的误区

按照目前国家安全理论研究的共识,“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作为国家安全派生要素之一的文化安全,其最基本的内容就是语言文字安全。按照《国家安全学》的阐述,语言文字安全的基本含义是:“一个国家使用自己固有的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不受外部因素特别是外部强权的威胁和侵害……保持合理的纯洁性……不至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于便利的不便、多于益处的害处”。<sup>④</sup>目前,汉字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方面,由于英文缩略词滥用、两岸三地之间汉字字形不统一、中国人书写汉字的能力下降、不雅汉字的泛滥,都极大地影响了保持汉字系统的

① 唐家璇:《在第57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9/14/content\\_561237.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9/14/content_561237.htm)。

②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416/c1024-24900227.html>。

③ 张小平:《当前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6、1页。

④ 刘跃进:《国家安全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146页。

稳定性、纯洁性，呈现出汉字系统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给民众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和害处，正在萌生文化安全中汉字安全的危机。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曾指出的：“一些报刊上错别字随处可见，电视荧屏上的错别字时有所见，广播和电视中读音的讹误时有所闻，一些地区和行业滥用繁体字、乱造简体字，……语言文字应用的混乱，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sup>①</sup>

中国文化安全问题重大而复杂，其中对汉语言文字安全问题的探讨也是充满争议。在当前无国界的互联网时代，在全球化、“地球村”的世界大潮中，与讨论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或经济安全明显不同的是，讨论汉字安全问题可谓敏感而棘手的话题，颇具学术风险。概括而言，目前社会上以及学界对汉字安全问题的认识存在三方面的误区。

一是某些自谓“世界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融入世界大潮流主义者”的人士认为，在互联网信息大发展时代、数字化生存时代，在“非零和性”与全球共赢的现代化时代，人们都向往并享受着全球化、跨文化交流给国人带来的方便和惊喜，而这时呼吁汉字安全的理念，那就是守旧、不开化的冬烘思想，往往被扣上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帽子。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地球村”传播学概念——“我们这个地球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村落”，<sup>②</sup>更是这种质疑重视汉字安全的一个利器。又受当代英美语言文化以及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强势影响，不少国人认为，在“世界是平的”之全球化背景中，全世界的语言文字理应相互开放、交流，所谓保持汉字的稳定性、纯洁性是“伪命题”。

二是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正在崛起，不必担心什么汉字的安全问题，不必杞人忧天。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大洲全面“开花”，当今全世界都在学习汉语言文字，汉字安全没有受到什么威胁、不存在什么风险或危机。

三是不少媒体、国人甚至学者对复杂而重大的汉语言文字学术问题的认识存在误区，没有厘清汉语与汉字的关系，将“汉字”理解为“汉语词汇”，把两者混为一谈。《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反对外来语滥用等一系列评论文章，<sup>③</sup>受

<sup>①</sup> 《人民日报》评论员：《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继续奋斗》，载《人民日报》，2001年6月6日，第4版。

<sup>②</sup>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2页。

<sup>③</sup> 董洪亮：《守护我们语言的纯洁和健康 外来语滥用，不行！》，载《人民日报》，2014年4月11日，第1版。

到很多网民的质疑,被认为是伪命题,甚至有《让所谓的“汉语纯洁性”随风去吧》这样的文章见诸媒体,<sup>①</sup>其实也正是因为《人民日报》评论的表述在学术性和科学性方面出现不足,反而引起很多读者的误解。不少全球文化多元主义的拥趸者往往夹杂着偏激、浮躁的情绪,从而产生简单化、情绪化的表述:汉语怎么不可以吸收外来词汇?其实,我们反对的并不是“禽流感”“微小颗粒物”这样的外来词汇、概念或语义,而是“H7N9”“PM2.5”这类非汉字笔画特质的英文字母缩略词大量嵌入中国大众媒体,进入报刊文章之中;我们忧患的是汉字形态的纯洁性、规范性,而不是词汇语义意义上的汉语纯洁性。所以,《人民日报》等媒体笼统地提“汉语的纯洁性”并不科学,本身就存在学术误区,容易引起歧义,应该提“汉字的规范性”或“汉语写作中使用规范的汉字”才准确。

文化安全这种“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属于高难度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攻关,更需要广泛的参与和支持”。<sup>②</sup>习近平在论及思想宣传工作时曾指示,阐释中国文化特色时要做到“四个讲清楚”,要求在各个层面讲清楚、讲明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渊源、文化积淀、发展脉络、精神追求等方面的独特创造。笔者认为,探讨汉字安全问题应该做到:一是要在“跨学科”和“多视阈”的角度观察,二是要在更深层的学术层面讲清楚。正如有学者谈到目前文化安全研究时指出:“从宏观全局性和全程性问题转向微观局部性和环节性问题,突出研究的深入性和准确性。只有学理研究的深入和局部环节性问题的明晰,才能进一步在更高层次上从宏观和全局的国家战略高度解答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sup>③</sup>我们正视汉字安全面临的潜在危机,深入细致地展开对汉字安全问题的探讨,有助于纠正当前学界对中国文化安全研究的空泛化现象。

## 二 汉字安全在中国文化安全中的特性

汉字安全是保障中国文化安全的重要元素,汉字体系一旦变异或者消亡,也就谈不上中华文化的存在或延续。传说中华先民先祖创造汉字时惊天动地,“天雨

<sup>①</sup> 张春续:《让所谓的“汉语纯洁性”随风去吧》,腾讯网, <http://view.news.qq.com/original/intouchtoday/n2775.html>。

<sup>②</sup> 王逸舟:《非传统安全与现实中国丛书·总序》,载潘一禾主编:《文化安全》,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sup>③</sup> 韩源:《国家文化安全论——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粟，鬼夜哭”。汉字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字圣”许慎所言，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sup>①</sup>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信息，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根基和承载者，是中华民族的面孔、灵魂和精神象征，而不仅仅只是记录汉语言的工具。曾有学者说：“方块字教育愈普及，则民族愈团结；民族愈团结，则政治统一便愈容易推动。……如今世界，四个人之中便有一个是‘炎黄子孙’，岂偶然哉？”<sup>②</sup>五千年的中华灿烂文明，现今似乎什么都发生了巨变，例如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烹饪饮食、语法词汇等等。连音韵也发生巨大变化，今人吟诵唐诗宋词会发现很多已不合辙押韵。但唯有汉字的形态和结构特性还是保持本色原样，包含着巨大的文化认同和凝聚力量，是中华民族保持统一的最稳定的因素之一。中国各地方风俗、方言迥异，几千年来虽然也时有分裂、乱离，但至今仍然作为大一统的世界强国屹立世界东方，除了政治、文化诸原因之外，稳定的汉字体系也是重要的原因。20世纪初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指出：“历代以来，中国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统一，大部分也不得不归功于这种文言的统一势力。”<sup>③</sup>汉字对古代中华帝国控制东南亚大陆也发挥着巨大优势，正如西方汉学家所说：“汉字对中国文化产生统一和保存的效应……在东亚历史上，汉字也有重要的压倒性的重要意义，这就是中华帝国对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所拥有的文化支配地位”。<sup>④</sup>

汉字安全对中国文化安全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被誉为世界第五大发明的汉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石，由于其鲜明的方块特征、平面形态以及布局对称、构件组合等特性，同时还衍生了许多与之相关的艺术门类，如书法、剪纸、楹联、字谜、格律诗词等，具有很强的艺术属性。2008年北京奥运会运用篆体汉字设计会徽以及运动项目标识，得到世界舆论的好评。2014年8月南京青奥会吉祥物“砬砬”，受到国人的热捧，被誉为“青春的密码”。不用“乐乐”两字，而用不常见的汉字“砬砬”，也是因为设计者紧扣南京的象征物雨花石，用本来指敲击石头发声音、谐音“乐”的“砬”这个字，给人一种平面设计的新奇感，充分运用了汉字的文化元素，显示了汉字艺术的魅力。2014年11月，中国举办亚太经济

① [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影印[清]陈昌治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页。

② 唐德刚：《胡适杂忆》，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

③ [瑞典]高本汉：《中国文与中国语》，张世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49页。

④ [加]罗伯特·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合作组织峰会，在北京“水立方”的烟火表演，也是着力在夜空中用烟火呈现“春、夏、秋、冬”四字，进而彰显中国特色。可见，我们应当增强汉字安全意识，使汉字系统始终保持合理的纯洁性和稳定性，从而为中国文化安全提供保障。有学者认为：“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汉字文明的时候，最重要的启发就是，任何政治、军事甚至制度上的成就都是暂时的，而文化内在的生命力则是永久的。但是决定文化内在生命力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文字，以及用文字写成的伟大经典。……无论光阴如何流转，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我们的民族之魂就会熠熠生辉。珍视汉字这个文化精髓，传承这份宝贵财富，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无与伦比的荣耀”。<sup>①</sup>

当代国人对汉字安全的忽视和误解，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汉字学与汉语学的关系问题研究上出现的偏差和误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文字学自古就是独立的学科，有深远的学术渊源。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科目设立“六艺”：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其中之一的“六书”（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转注）就是研习汉字形体结构的学科。此后两千多年，汉字学在中华传统学术中的崇高地位已无人质疑。但由于自晚清以来经济、军事的积弱衰败，导致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不自信，这正如有学者所感叹：“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为追求现代化，付出极大代价——解构承载中国文化的知识体系，反复批判自己的文化，在接受来自西方的、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观念的同时，也逐步遮蔽了自己的文化意识，一步步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自信。”<sup>②</sup> 在中国汉语言文字学术理论发展中，长期照搬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欧洲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文字是言语的符号”到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言语中心主义”，都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文字只是语言的工具”，言语为本、体，文字为辅、用。因而，传统西方语言学系统并不重视文字学。风靡世界语言学界的“索绪尔主义”是在西方拼音文字系统的语言传统背景下产生的，并不适宜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忽视汉字的特质，具有极大的缺陷和严重局限性。甚至后来许多西方学者也不苟同，当代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67年发表的《论文字学》就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具有本质差别的实体，文字不是语言，文字独立于语言。“文字学是一门独立的学

①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盘点当前最具价值的20个汉字“德信孝”位列前三》，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008/c40531-23121775.html>。

② 吕嘉：《左右分歧源于中国文化危机》，载《环球时报》，2014年8月7日，第14版。

科”，“创立文字科学或文字哲学是一项必要而艰巨的任务”。<sup>①</sup> 牛津大学前语言学系主任罗伊·哈里斯（Roy Harris）在《文字再思》（*Rethinking Writing*）中提出：文字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文字和语言是两个平行的系统。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Joel Bellassen）指出：“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远远不仅仅是工具，而且影响着中国文化。”<sup>②</sup>

早在20世纪40年代，汉字学家唐兰先生也对盛行的西方语言中心主义保持清醒的认识，今天看来极为难得：“千万不要以为这一套新兴的科学是万能的，忘记了中国文字的特殊情形，把语言和文字的界限混淆了，而抹杀中国两千年来的固有的文字学”，认为由于汉字的历史及其特殊性，汉字学应该是独立的学科。<sup>③</sup> 他在60年代又继续强调：“语言学与文字学是不同性质的两门科学”。<sup>④</sup> 倡导建立“中国文字学”（*The Sci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对于汉字和汉语两者的关系，近期许多学者都极力主张汉字具有其独特性、并不全然附属于汉语的观点。有学者指出：“汉字的创造和演变渗透了、固化了当时的文化信息。……汉字能够体现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和民族精神……汉字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负载体，而且是文化的‘化石’”；“要注意汉字跟汉语的区分”。<sup>⑤</sup> 还有学者认为：“汉字是一个独立于汉语的视觉符号系统”。<sup>⑥</sup> 也有学者论证“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完全相同，它是自源性的表意文字……表意的汉字本身就能构成一种符号，而不是‘符号的符号’，……正因为此，汉字和语言的关系不同于拼音文字”。<sup>⑦</sup> 有学者说得好：“汉字不是指向意义、本质、概念，意义就在汉字中，汉字不是向事物获取本质、概念的声音桥梁……汉字不是文明的工具，不是科学、知识，而是存在，汉字就是文明本身”。<sup>⑧</sup> “方块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是中国文化缩微系统。汉字本身有深刻的文化性”。<sup>⑨</sup> 因而许多学者都强调以汉字字形及其构形系统为中心来研究汉字的

① [法]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王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② 张世英、白乐桑：《中法哲学家眼中的“天人合一”》，载《中华读书报》，2014年2月6日，第15版。

③ 唐兰：《中国文字史》，上海：开明书店1949年版，第4页。

④ 唐兰：《谈谈文字学》，载《文字改革》，1961年第10期，第23页。

⑤ 李运富：《汉字学新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5页。

⑥ 张朋朋：《文字论》，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⑦ 徐通锵：《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新探》，载黄亚平主编：《广义文字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269、274页。

⑧ 于坚：《汉字断想》，载《光明日报》，2014年7月4日，第16版。

⑨ 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文化特性，认为“汉字本身是一种文化项，与文化巨系统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sup>①</sup>

依此推理，我们可以认清汉字安全问题在文化安全之中的定位与特性。第一，汉字安全问题决不能与汉语安全问题等同起来，汉字安全的规律不能完全等同于汉语安全的规律。汉字的使用和延续，除了适应汉语外，还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律。而目前在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研究领域，许多论著大多是笼统地论述汉语言文字安全，不加区别地将之作为文化安全项之下的一个子项，其中并没有区分汉语安全与汉字安全（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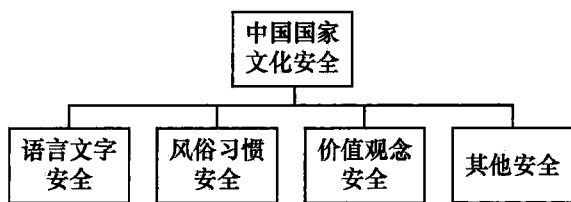


图1 笼统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分类

其实，汉语安全和汉字安全应为既有联系，又有各自独立特质的、直接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关联的两个子项，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参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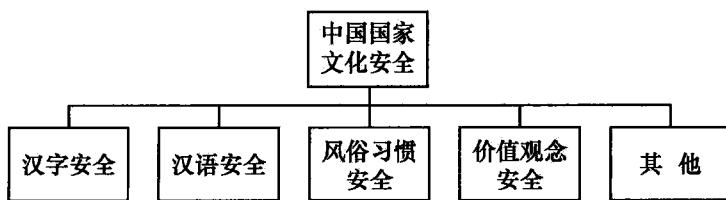


图2 科学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分类

第二，汉语系统与汉字系统在对外来语言文字系统的开放程度上应有本质的区别，汉字安全不可对外来文字的冲击开放，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的语言文化交流的概念来对汉字安全问题进行类推。不少国人认为在“全球化”浪潮之中，汉语系统应该开放，所以汉字系统也应该开放。即往往产生这样的简单推理：文化理应开放、交流、多元→汉语言文字理应开放、交流、多元→汉字理应开放、交流、多元。其实这并不能成立。换言之，在汉语中的词汇、语义甚至语法等层面，可以向外来的语言系统开放、混合、嵌入，我们可持宽容的态度，所谓“汉语纯洁性”的提法可能并不妥。但是，汉字系统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和真髓，反映和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思维特质和对世界认识的独特性，汉

① 齐元涛：《汉字与文化的互证能量》，载《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40页。



字安全攸关国家文化整体安全，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延续意义重大。对外而言，不可向外来文字系统开放，中国大众媒体应重视汉字的纯洁性、稳定性，不可滥用英文字母缩略词；对内而言，两岸三地应该在汉字形态上统一，保持汉字系统的完整性，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含糊。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语言文字学界重汉语、轻汉字，将汉字作为汉语的附属品，这些错误的理念具有相当大的惯性，对当代汉字安全产生了诸多非常不利的影响，以致今天国人以及大众媒体往往缺乏汉字安全意识，忽视汉字安全在中国文化安全中的独特性，没有甄别汉语问题与汉字问题，没有界定文字学与训诂学的领域，也经常将“汉字”与“词汇”混淆，将滥用英文字母缩略词视为常态，无视汉字的纯洁性问题，自觉或不自觉地逐渐损害了汉字安全，进而也损伤了中国文化安全。

### 三 汉字安全在新时期面临的外源性风险

文化安全即指一种文化系统所体现的状态，即其“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的状态以及文化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sup>①</sup>因此，汉字安全就是指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汉字，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国人使用汉字的权利不受外部强权的威胁和侵害；汉语在国家文化中不失去主导地位；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保持合理的纯洁性；不给人民带来不便和害处。

当前，中国人使用汉字的权利虽然没有受到外部强权的威胁和侵害，汉字在国家文化中也没有失去主导地位，但存在着没有保持合理的纯洁性、给人民带来不便和害处的隐性危机。汉字安全之“危”已在我们身边步步逼近。有学者论及文化安全问题时指出：“对文化安全的威胁既可能来自外部，也可能来自内部”，因而形成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外两种原因，一是“外生性原因”，即“强势政治经济实体对相对弱势者在文化上的影响、渗透甚至替代”，二是“内生性根源”，即“其自身在时间这个纵向维度的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特性和因素的影响”。<sup>②</sup>也有学者表述为“文化内源风险”和“文化外源风险”，特别是“文化外源风

<sup>①</sup> 彭新良：《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一种全球化的视角》，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sup>②</sup> 董璐：《文化安全遭受威胁的后果及其内生性根源》，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66页。

险”，“是指由于内源文化抵抗力不足，缺乏一种群体性的识别和抗病毒的免疫能力而导致外来文化的恶意侵犯和扩张对本国文化的殖民主义危机。一旦这两种风险形成共振，将造成中国全面的国家文化危机和国家安全问题的发生”。<sup>①</sup>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当前汉字安全也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潜在危机，成为影响或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参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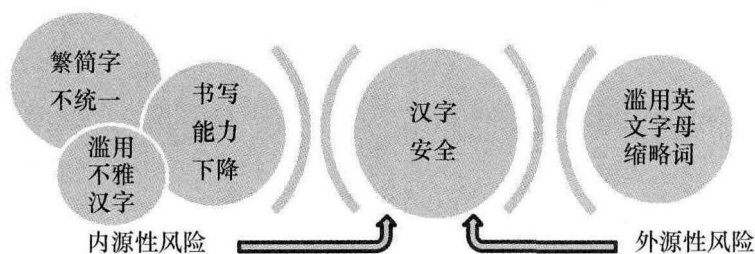


图 3 汉字安全面临的风险

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与世界的信息交流日趋频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英语字母缩略词（或简称“字母词”）在中国大众媒体里蜂拥而现，也同时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不分专业、不管对象、不分场合、不作翻译、不加注释，被过度使用，并呈迅速扩张之势，使汉字系统趋于失去纯洁性和稳定性，并给广大民众带来了不便，对汉字安全形成外源性风险。例如（括号内为汉字译名）：CD（激光唱片）、OA（办公自动化）、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CPI（物价指数）、O2O（线上到线下）、MOOC（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等等。目前，影视、报纸、书刊以及新兴媒体，甚至国家正规出版物和正式文件，往往弃用汉字译名词汇，而喜用英文字母缩略词，使汉字文章中的非汉字成分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近期《人民日报》记者例举了一则这样的充斥着英文字母缩略词的段落：“采用了基于 Open EdX 开源平台，开发了 HTML5 视频播放器，不再依赖国外课程播放首选的 YouTube，解决了国内用户无法访问国外 EdX 平台的问题。”<sup>②</sup>这令我们担忧，一篇文章中出现如此多的“零翻译”字母词，不知道有多少读者能看得懂，这样的文章，必定给受众带来极大的困惑和不便。

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示次序的甲、乙、丙、丁等常用汉字，目前正逐渐被英文字母“ABCD”取代，如北京地铁的各个进出站口标识牌上就是这样。英文字母

<sup>①</sup> 韩源：《国家文化安全论——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9 页。

<sup>②</sup> 董洪亮：《大量外语词不经转换直接使用 破坏了汉语的纯洁和健康》，载《人民日报》，2014 年 4 月 25 日，第 12 版。

“F”取代了汉字楼层标志，楼房建筑里的“一层”、“二层”等标志，往往被“F1”“F2”等所取代。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电子收费通道也全然印成英文字母“ETC”。英文字母已经成为方块汉字的“对手”和“杀手”。中国在自己国土上举办的大型国际性活动的重要标志、会徽，时常弃用汉字。各类市政建设中文字标志、公交车站雨亭上的各类广告牌甚至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往往用英文字母取代了汉字。许多政法机构工作人员的制服上不见汉字，只有英文字母。连个别著名大学的校徽上，也“消灭”了汉字。中国公民手持的机票、超市购买的生活用品商品标签，也常常是毫无汉字的踪迹，剥夺了中国公民的汉字使用权，也给消费者带来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英文字母缩略词大量进入大众传媒的问题，早在2004年就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或反对，<sup>①</sup>而十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许多正规出版物大量使用“零翻译”的英文字母缩略词，如将UMIST、OEM、PRC、SMT等英文缩略字母词直接用于汉字文章之中。英语字母词在中国大众媒体以及文化生活中的盛行，显示了国人对汉字安全问题的认同趋于失语状态，汉字安全的危机迫在眉睫。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去中国化”的一种表现，也并非夸张。

现今英文字母词“侵入”中国大众媒体的数量无疑呈逐年增多的趋势。200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字母词词典》收录了正式出版物所使用的两千多条英文字母缩略词。2002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实用字母词词典》收录了英文字母缩略语有1300条。2009年外研社《汉语字母词词典》收集字母词达2600余条。据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对2005年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汉字使用情况调查，英文字母与符号的数量占语料库字符总数的5.83%。这对于汉字系统而言是严重的伤害。而对高校网络媒体（BBS）用字调查的结果显示，即使排除可视为汉语言文字的有机成分标点和数字，非汉字的异质成分仍然高达33%。以致有学者惊叹：“一种语言文字，如果异质成分高达这个比例，它能否保证本质而不变，保持原有系统而不崩溃？”<sup>②</sup>2011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即使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网民，对12个在媒体上使用频度较高的英文缩略词（如GDP、4S店、3G、ATM、GPS）也远未达到“知道其大概含义”的程度，

<sup>①</sup> 顾雪林、潘国霖：《用科学态度维护祖国语言文字主权》，载《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15日，第3版。

<sup>②</sup> 连登岗：《论汉语文杂用外文与字母词》，载《中国文字研究》，2009年第1辑，第151页。

普通民众对一些英文缩略词的真正含义更是知之甚少。<sup>①</sup>

大量英文字母词不转换为汉字形态,在大众媒体中直接地大量嵌入汉字体系,造成国人阅读和交流上的障碍。中国13亿人口中学习英文的只有3亿人,不熟悉英文的多达10亿人之众,作为大众传媒,理应使用大多数人看得懂的汉字。特别是对部分未受英语教育的读者,阅读夹杂英文字母的中文文章时有困难,往往会阻碍信息的传播,甚至可能造成误会,同时也带来广大媒体受众审美视觉的不快,造成心理的不安或疑惑,对国民的文化心理造成负面影响,这些都已经引起公众的不满。这些现状警示我们:汉字体系正在受到外来文字系统的严重污染或冲击,如果听之任之,任由其扩张、泛滥,不加以有效控制和制止,那么,传承了数千年的瑰丽的汉字系统必将成为不伦不类的混合物,进而危及汉字安全,冲击国家文化安全的基因或基石,其结果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言:“‘零翻译’的外语词,既破坏了汉语言文字的严整与和谐,……从深层次来说,也消解了中国文化精深而丰富的内涵。”<sup>②</sup>有学者认为,大量英文字母词“以原词形态(包括其缩略形式)强势介入本土语言,……确实会消解汉语的表意功能,影响汉语的理解和交流”。<sup>③</sup>其结果就会带来汉字的消减或损伤,最终导致中华文化的衰败、甚至消失。

目前中国大众传媒滥用英文字母缩略词、排斥汉字的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在主观原因方面,首先,相当一部分媒体从业人员或社会人士,有意无意地将英文缩略词随意嵌入报纸杂志,视之为炫科技、炫英文、赶时尚、上档次、文化知识水平高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行为。有“智商”一词不用,非要用“IQ”;不说“自己安装”,偏要说“DIY”;不写“贵宾卡”,非要写“VIP卡”;不写“脸谱网”,非写“Facebook”;不写“应用软件”,非得写“APP”。生吞活剥地“拿来”,损伤了汉字体系的整体性和纯洁性,增加了受众理解的难度。或者普遍存有图省事、省时间的心理,即使知道已有汉字翻译词,但是也会用上英文字母词。对随时出现的英文字母缩略语词缺乏研究透、翻译好的热情。甚至有学人持有这种论调:“写哪种字体和是否抛弃传统文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用英文字母词是“经济有效的方法”,“省得我们组织人数众多的专业翻译队伍整天围在成千上万

① 吴晶:《中国人怎样用“洋词”专业机构来规范》,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6/20/c\\_112262301.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6/20/c_112262301.htm)。

② 董洪亮:《大量外语词不经转换直接使用 破坏了汉语的纯洁和健康》,载《人民日报》,2014年4月25日,第12版。

③ 黄安靖:《外语词经过“汉化”才能留存》,载《北京日报》,2014年6月30日,第21版。

的外来新术语旁边，为吟安一个字而捻断数茎须”。“即使有一天汉字变得与今天面目全非，我们也不必把它视作彻底的灭亡，而应视之为涅槃之后的新生”。<sup>①</sup>如此数典忘祖，真是令人痛心，值得警惕。汉字消亡了，何谈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何来什么涅槃？

其次，由于前文所述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汉字与汉语的关系问题上的理论偏差，至今尚有不少文化界学人还是走不出重语言、轻汉字的误区，认为汉字只是汉语应用的一个工具而已。如还有人认为“具体的语言体系和具体的文字体系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不是某种语言注定非用某种文字不可”。<sup>②</sup>甚至个别蔑视汉字的人士还喜滋滋地认为“字母词的出现和使用标志着中国正在进入双文字时代。双文字即文字双元化，也可称为‘双文制’，是汉字拼音化的前导”。<sup>③</sup>有人认为媒体应用的英文字母词“属于汉语成分，而不宜再视作外语”，<sup>④</sup>并认为使用英文字母词是汉语生命力与动态发展活力的体现。这些观点，从汉字学理论上而言都是明显错误的。

最后，更深层的原因应是来自中国 20 世纪以来盛行的汉字落后论、汉字繁难论以及对拉丁字母的迷信崇拜的“后遗症”，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民族文化的自信心的丢失，也带来社会对媒体滥用英文缩略语词、排斥汉字的宽容。早在 1923 年，钱玄同倡导“汉字拉丁化论”和“汉字废除论”，认为唯此才能提高国民文化素养，才能富民强国，“竭力提倡写汉字的文章之间尽可能夹杂许多外国字”；“人家用的名词，早已约定俗成了，我们除了照用，是没有第二种好办法的。我主张这些学术上的名词，老老实实的把原字写进我们的国语来，才是正办。什么‘意译’、‘音译’，都是吃饱饭，没事干，闲扯淡”。<sup>⑤</sup>认为使用英文字母词理所应该。直到今天，网络上仍时有汉字劣势论的文章出现。这真如唐代诗人司空图所感叹的：“汉儿尽说胡人语，却向城头骂汉人”。<sup>⑥</sup>

当然，目前媒体以及社会上滥用英文字母词、排斥汉字的现状也有其客观的

① 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0、248 页。

② 刘伶：《语言学概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6 页。

③ 李海洋：《字母词与现代汉语书写系统》，载《北华大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第 46 页。

④ 段业辉：《权威媒体字母词使用状况的调查与分析》，载《语言文字应用》，2014 年第 1 期，第 67 页。

⑤ 钱玄同：《汉字革命》，载《钱玄同文集》第 3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9 页。

⑥ [唐]司空图：《河湟有感》，载彭定求：《全唐诗（第 633 卷）》，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7261 页。

原因,那就是当代英美语言文字的强势进入。随着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英语逐渐成为强势的语言文字。目前,英语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正在强势地不断向全世界扩展。据统计,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中有85%是用英文传播的;在联合国各种国际场合使用的语文中,95%是英文,非英文发言(稿)和文件必须全文译为英文,汉语的使用率只占到百分之零点几。多年以前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上,号称与国际接轨,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站、从演讲到提问,乃至会场门口的指南手册,限定全部使用英文,以致有公众深深感伤当今中国社会如此摒弃自己的语言文字。<sup>①</sup>

由于西方英语国家在科技、医药等领域尚处于领先地位,更由于英美等国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文化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英文将继续加速进行它在全球文化交流范围扩张领地的进程。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说:“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sup>②</sup>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观点:“软实力——即我们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sup>③</sup>英文就是凭借其自身的语言文字强势,以使他人信服而自愿跟随的“软实力”,对中国汉字安全形成强大的冲击,大有文字上的“同质化”之势,逐渐在语言文字领域吞噬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汉字体系,实现所谓的“文化上的替代”。<sup>④</sup>中国媒体以及社会生活中大量英文字母词的过度被使用,也是与当代的西方理念、英文词汇的海量涌入分不开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美国人是把文化软实力当作‘矛’来运用的”。<sup>⑤</sup>英国学者奈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直言:“软实力实际上只是带着天鹅绒手套的一只铁掌而已”。<sup>⑥</sup>英文对汉字体系的扩张和推广,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① 刘县书:《学术会议按惯例使用英语 汉语将沦为科学看客》,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5日,第9版。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1页。

③ [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④ [英]大卫·麦克奎恩:《理解电视》,苗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⑤ 郭小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凝聚力与软实力》,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88页。

⑥ [英]奈尔·弗格森:《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李承恩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有人认为是比原殖民主义方式更具有隐蔽性、渗透性和威胁性的新殖民主义手段，也并非毫无道理。

面对当前汉字安全的外源性风险，笔者认为应当在如下几方面及时应对。

第一，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把汉字应用工作、特别是遏制英文字母词滥用的工作，提高到维护文化安全、汉字安全的高度来认识；重视汉字安全，充分履行职责，及时跟进与汉字安全相关的立法工作，出台有力的措施，加大汉字规范应用管理的力度。

许多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本国文字安全问题。例如，俄罗斯把保护母语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德国加强德文网络研究，试图将德文打入互联网，与英文对抗。不少国家也曾经掀起过“纯洁语言”的活动，最为突出的是法国的“纯洁法语运动”。面对英文的强势“入侵”，法国政府不遗余力，出台了一系列捍卫法文纯洁性的保护政策与措施。1975年，法国议会批准了国民议会议员巴斯-罗里奥尔(Lio Bas-Lauriol)提交的保护法语议案(即罗里奥尔法)，规定商业广告和街头招牌等处滥用英文可视为违法。1994年8月法国议会通过了《法语使用法》，规定公共场所的标语、公告等必须使用法文，如果是引进的外语广告，原文旁必须附加字体不小于原文的法文。<sup>①</sup>任何个人违反此法令将被处以高额罚款，自然人罚款5000法郎，法人2.5万法郎。

现任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就提出必须把学习奥斯曼-土耳其文作为高中的一门必修课，在土耳其社会引发了一场有关文化与传统复兴关系的争论。土耳其凯末尔(Kemal)党人在1923年建国后推行激进改革，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模仿西方、全盘西化。尤其是1928年的文字改革、即所谓的拉丁化改革，是土耳其追求现代化、接近西方的一个激进步骤，但却造成其后代完全看不懂本民族的古代甚至近代文献的结局，更读不懂他们祖先的碑铭，完全割裂了历史，使民族的文化之根长期断裂，属于文化上“自宫”式的现代化。埃尔多安就把当初废除奥斯曼文形容为切断了土耳其的“颈静脉”。目前恢复学习奥斯曼语的教育政策，是土耳其恢复其自身“根源”的必要步骤，有利于弥合因为近代的激进改革所造成的土耳其人与其传统的断裂。

目前，中国政府部门已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国家行政机关公

<sup>①</sup> 李永群：《法国“纯洁法语”运动见成效》，载《人民日报》，2014年12月4日，第22版。

文处理办法》，特别是 2010 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曾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要求在汉语出版物中，禁止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同年，国家广电总局也下发通知，要求在广播电视机构播出的电视节目中进一步规范用语，不能使用 NBA、F1 甚至 GDP 等英文缩写词。对这些已有的有关汉字应用规范的法律法规，我们要切实落实，加大执法力度，约束社会各领域排斥汉字的现状，确保汉字安全。近期有学者提出“带着警觉加入全球”的理念，以求避免在众声喧哗之中，中华文化在全球化中被扼杀。<sup>①</sup>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思考。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学者担忧，面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趋势，有的国家为了取得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权利，有可能其代价是会丧失部分文化主权。<sup>②</sup>我们但愿这样的担忧不会在中国成为现实；相信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汉字安全应得到保障，国人使用汉字的权利不会丧失或受到损害。

第二，充分发挥大众媒体、书刊报纸出版界的标杆示范作用。权威媒体、网站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载体，影响着社会上的主流用语，引导着广大青少年的汉字使用的方向，责任重大，应当以身垂范，共同肩负起责任，自觉维护汉字体系的完整和纯洁。特别是汉语汉字辞典字典的编写工作，对于中国社会和教育具有强大的权威效应，我们应当以正确的学术思想为指导，加大对汉字辞书的编写审定工作。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自 1996 年第三版开始，于附录之中增设“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一栏目，收录字母词 39 条，而到 2012 年第六版则猛增到 239 条，平均每年增加 15 条，以致百余名学者联名举报《现代汉语词典》违法。这些学者指出，把英语词汇“纳入”汉语词典，导致汉英混用，对汉字安全造成了威胁，甚至“是汉字拉丁化百年以来对汉字最严重的破坏”。<sup>③</sup>具有国家权威的汉语词典决不当收录英文字母词，因为这样的编纂理念表面看是与社会生活接轨、顺应网络民意、为公众方便，实则违背了汉语字典编写的学术规范，也使公众产生错觉，将英文字母词与汉字等同，误认为这些英文字母词可以理所当然地在中文写作中应用。其实，这些英文字母词与字形、字源、偏旁等汉字学范畴毫无关系，充其量只是一个书报编辑排版的技术问题。

第三，中国翻译界、学术界应拿出我们自身的文化自信力和战斗力，加强翻

① 刘东：《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 页。

② 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载《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3 期，第 12 页。

③ 孙丽萍：《打响“汉语保卫战”——百余位学者质疑新版〈汉语词典〉收录西文缩略词事件追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2-08/30/c\\_112896540.htm](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2-08/30/c_112896540.htm)。



译人才的培养,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翻译业务素质,积极应对日益涌现的外来英文字母词,将汉译工作及时跟进,有所作为,杜绝“零翻译”现象。有学者指出:“汉语言文字承载了丰富的汉民族文化,过度使用外语词、字母词可能会冲击汉语言文化的独特性,有可能造成一定的语言交际障碍,所以,目前对外语词进行中文译写规范是很有必要的。”<sup>①</sup>

我们反观世界其他语言文字体系在引进外来词语时的规律,都是转换为本土种的文字形态。如日本的日语出版物中也运用大量的英语语汇,但也都是以日文字符形式排印。英美的英文出版物中极少出现汉字、斯拉夫字母、日文字母等。英文 zombie (僵尸) 原本来自西非语言、vampire (吸血鬼) 来自匈牙利语、tomato (西红柿) 来自墨西哥的地方语言,但都是转换为英文字母形态而进入英文书报,绝非使用外来字形字母。当代英语也吸纳了很多中文词汇,例如 kongfu (功夫)、tofu (豆腐)、chipao (旗袍)、feng shui (风水)、Tai Chi (太极) 等,但都是转换为英文字母形态而非直接使用汉字形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又有一批中文新词进入英文日常词汇中,据统计,截止 2013 年 11 月,《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已新收入约 120 条来自中文的词汇或语句,但都是以英文字母直译拼音的形式进入英文传媒,而绝非使用汉字。例如“中国航天员”被译作 taikonaut,是由“太空”的汉语拼音 taikong 与英文 astronaut 合成,将外语词转化为英文字母形态再使用,而并不是直接写成“太空 naut”。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为了保持他们本民族的文字安全。

中国历史上也曾面临数次外来文字系统冲击、改变汉字的危机,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很好地解决了外来语汇汉字化的问题。秦汉以来,“葡萄”“石榴”“苜蓿”“狮子”“玻璃”“骆驼”等词汇、概念,大量从西域引入,但都是翻译、转换为汉字形态,而并没有使用西域文字。魏晋以迄唐宋,中国接纳了佛教文化的观念和语汇,引进了“菩萨”“金刚”“浮屠”“烦恼”等大量梵语词汇,也都相应地运用汉字译名流布,并没有采用梵文字母,流传至今的佛教经典也都是汉字形态,而非采用梵文。假设上述这些外来词汇在今天是以拉丁字母的形式传入中国,那么,今天的大众传播恐怕就直接使用英文字母缩略词了。若言“两个夜叉(Yaksa)”,可能就写成“两个 Y”;“很多烦恼(Klesa)”,可能就写成“很多 K”;四谛“苦集灭道”(Caturساتya)或许就会写成“四 C”;“一刹那(Ksana)

<sup>①</sup> 李小花:《论大众媒介字母词的分级界定与使用》,载《语言文字应用》,2014年第1期,第74页。

时间”可能就会写成“一K时间”。如此这般，汉字体系恐怕早就离析殆尽了。从北魏、辽、金、元以至清代，统治集团所使用的文字都属于拼音文字系统，但都没有强行推行汉字的改变，而是清醒地认识到汉字是个具有严格自我规律的稳定体系，非常明白在如此疆域广大、人口众多、风俗复杂的中国，一旦更换或改变汉字，必定会带来国家的分裂与大乱，因而都明智地维护了汉字体系的稳定。近代化学元素词汇也都是从外文字母成功地转换为汉字，如将化学元素外文名称Tl、Pu转化为汉字“铊”“钷”等等。在当代，我们也成功地将像AIDS、E-mail、TOFEL等很多英文缩略字母词，规范为“艾滋病”“电邮”“托福”这样的汉字词汇，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避免了过度使用英文字母词。可见，将英文字母缩略词转化为汉字词汇来运用，是完全可能而且有效的。

因此，中国传媒以及翻译等各领域应当增大对英文字母词的研究、翻译工作力度，及时于官方平台发布对外来英文字母词的规范汉字翻译标准。正如有学者说：“保护汉字就是保护汉字的独特字形，使汉字字形不被改变，因为改变汉字字形就等于破坏汉字了”。<sup>①</sup>“我们有两千年累积下来的外来词汉化改移的优良传统”，当今我们也应该有文化自信力将英文字母词的汉字化工作做得更好，“更有必要立项研究如何做好英文字母词的汉化工作”。<sup>②</sup>目前，外语中文译写规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已经建立，并正在逐批颁布《推荐使用外语词中文译名表》。这对于应对汉字体系遭到破坏和撕裂的外源性风险，都是有力的举措。

#### 四 汉字安全在新时期面临的内源性风险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凸显中国内部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正如有学者所归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讲外部安全问题，又讲内部安全问题，而且特别强调内部安全的重要性，从而实现了国家安全领域的内外两方面的统一”。<sup>③</sup>探讨汉字安全问题，我们不能全然责怪外来的英美强势语言文化，汉字体系内部的自身建设发展状态也更加重要。有学者认为，“文化安全不仅应包含对外层面，也应重视对内取向。简言之，文化安全要求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在国际体系中，对内保持向心力、延续性，对外保持独立性、完整性。为完成

① 张朋朋：《文字论》，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② 邢福义：《词达而已矣——论汉语汉字与英文字母词》，载《光明日报》，2013年4月22日，第15版。

③ 刘跃进：《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第11页。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这一重要使命，既要致力于建设独立、统一的民族文化，又要采取有力措施来维护和确保民族国家文化的同一性”。<sup>①</sup> 所谓文化安全风险的“内生性根源”，“即对自身文化缺乏较高的认同、并且由于文化对内吸引力的丧失而导致文化传承的困难、主流价值体系受到挑战、语言的纯洁性出现危机、教育体系受到冲击等，从而对文化安全造成威胁……源自文化内部的内生性根源，往往在其存续、发展过程中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意义”。<sup>②</sup> 当前，汉字安全在中华民族内部的认同以及传承上也遇到了潜在的危机。汉字简繁体形不统一、国人提笔忘字以及滥用不雅汉字，构成了汉字安全的内源性风险。

### （一）当代汉字体系繁简体形尚未统一

汉字安全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大业。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目前未能实现统一，在汉字使用上形成了繁体字（笔者认为应称之为“传统字”）与简化字的差异。香港、澳门虽然回归祖国，但汉字字形也并未实现统一。汉字字形的不统一，人为造成了“一国两字”的局面，同时也造成对外汉语教学中识字教学的不统一，呈现出汉字系统内部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成为国家统一大业的不安全因素之一。

根据对祖国大陆《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和台湾地区《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的分析统计，在约 5 000 个使用频率较高的现行汉字中，约有 60% 的字形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有学者感叹：“在包括海峡两岸及港澳在内的全国范围内由于文字制度的不一致，造成信息交流的一定难度。……在中小学生中，甚至相当的大学生中由于未受到繁体字规范教育，又不注意去查字典，因而无法很好利用或完全无法利用 1961 年以前出版的书籍文献，甚至可能因转换繁体字不当而闹出笑话，进一步加重文字使用的混乱程度，这是不能不引起重视的。”<sup>③</sup> 台湾学者也担忧当前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的现状：“在文化上，两岸书不同文；在语言上，两岸南腔北调”，使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国的感情归属，陷入无止境的身份认同漩涡”。<sup>④</sup> 有台湾同胞回祖国大陆时看到饭馆“刀削面”的文字感到很不舒服，因为在传统汉字系统里，“面”字专指面孔，而“麵”字才是指简化字中的“面条”。台湾曾有

① 孙英春：《软实力理论反思与中国的文化安全观》，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108 页。

② 董璐：《文化安全遭受威胁的后果及其内生性根源》，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80 页。

③ 史有为：《汉字简化的价值评估》，载《语文建设》，1991 年第 3 期，第 31 页。

④ 常孟辰：《台媒：台湾人何不想当中国人 追根究底是恐惧》，环球网，<http://mil.huangqiu.com/observation/2014-05/4989945.html>。

人批评汉字简化后出现的汉字变异现象（括弧内为简化字）：“親（亲）不见，愛（爱）无心，產（产）不生，廠（厂）空空，麵（面）无麦，運（运）无车，導（导）无道，兒（儿）无首，有雲（云）无雨，開關（开关）无门，鄉（乡）里无郎。”应该看到其中存有对大陆的政治偏见，但其指出的个别简化字的理据性不足、造成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衰减，并非毫无道理。

1909 年，清末学者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后来由于历史政治的变故动荡，海峡两岸走上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新中国于 1956 年推行简化字，对普及文化大有益处，但对传承文化、阅读古籍、继承传统价值观等层面，有些字形的简化并不尽如人意。

20 世纪 70 年代，出于各种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台湾地区将祖国大陆所称的“繁体字”正式称为“正体字”，并确立其正统地位，赋予其“中华文化的标志”的地位，也成为区隔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的标志。1976 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函告各学校学生写字、教科书等印刷品必须使用正体字，不得使用简化字。自 2004 年始，每年举办“汉字文化节”，还在美国以及欧洲国家举办相关活动，积极推广传统字。2011 年，以马英九为代表的“总统府”指示，“台湾当局”所有“官方文件和官方网站”不能使用简化字，以维护其作为“中华文化领航者”的地位。“交通部观光局”以及台湾“故宫博物院”等文化单位，也都要求删除简化字对照的网页。如此这般，祖国大陆使用的简化字岂不成了不正规的“不正体”“旁体”了吗？这关系到今后海峡两岸统一大业，绝非一个如何写字的小问题，而是决不能忽视的汉字安全问题。

汉字“简”与“繁”的纠结是困扰自 19 世纪末至今的中国人的心结，反映了中华文化在转型时期的矛盾与追求。伴随着深刻的历史政治背景，海峡两岸汉字政策轨迹不同，当今汉字系统面临着被撕裂的危机。1954 年 2 月，国民党“立法委员”廖维藩不满罗家伦的简体字主张，拟定“设立文字制定程序法以固国本”的提案，案由是“为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坏中国文化，危及国家命脉”。<sup>①</sup>今天看来，除了其中的政治原因，其对汉字的看法是深刻而有益的。陈立夫也谈到：“书同文”是“国家民族统一团结之先决条件”之一，“吾国之所以拥有八亿人口，而能和善相处成为一家，延续五千余年光荣历史文化而不坠者，其原因在此”。希望“中华文字之手写字形，能举国一致；海外侨胞，亦一同推行，长使中华民族在‘书同文、字同形、语同音’的大一统之下，更加凝固团结，千年万世，

<sup>①</sup> 戴红亮：《台湾语言文字政策》，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 页。

永垂无疆之休”。<sup>①</sup> 不可否认，“台湾国民党当局”对传统字强行赋予了“国家”政治的象征意义，自诩其“维护中华文化的正统地位”、“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显示台湾在中华文化的主体角色”，这些都具有明显的政治动机，但其从汉字安全的角度出发强调传统字是中华文化的标志、维护传统字以防止中华文化断层，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据此，为了积极应对当代汉字体系简繁体不统一的局面，我们应在如下几方面考量。

第一，我们要将汉字简繁体不统一的问题提高到汉字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字形不同，社会动荡。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的政策，丞相李斯编写识字课本《仓颉篇》，用小篆作为全国统一的字体，大大促进了全国经济和文化的的发展。自此，“书同文”成为中华历史上实现统一的基本而重要的国策。正如学者所言：“中华民族素有‘书同文’的传统。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汉字发展演变的历史，可以发现，‘书同文’总是和中华民族政治的统一相联系，而‘文字异形’总是与政治的分裂相始终的”。<sup>②</sup> 纵观世界各国文字体系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也可以看出，统一的文字是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南斯拉夫被称为“两种文字、一个国家”，统一语言为塞克语（Serbo-Croatian），但由于政治宗教的影响，始终用两种字母书写：一为斯拉夫字母（西里尔字母，Cyri），一为拉丁字母，形成“一语两文”的局面，这也是 1992 年之后造成国家解体、分裂为六个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一种稳定的文字体系在国家安全中具有的重要价值和作用。

今天我们要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实现祖国统一，汉字安全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汉字字形不统一，几代人后，中华民族能有认同感吗？有学者说：“未来的世界大国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要是大国，在文化上更要是大国、强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到底，汉字传递的是中国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信息，文化优势正是中国发挥地区乃至世界影响力的有利因素。所以，从文化战略的角度，也必须重视汉字‘简体’和‘繁体’的问题”。<sup>③</sup>

① 陈立夫：《标准行书范本·序》，台北：台湾书局 1978 年版，第 2 页。

② 林允富：《祖国统一与繁简字统一》，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4 期，第 115 页。

③ 冯雷：《汉字的发展方向——汉字‘繁’‘简’之争的文化考辨》，载《文化中国》，2009 年第 3 期，第 30 页。

面对当今汉字繁简不统一的局面，有学者一语道破：“当今华人世界中繁简汉字的并存，某种对立、分裂，实质上是列强对中国侵略留下的创伤”。<sup>①</sup> 有学者指出：“大中华文化——大陆、两岸三地，也包括海外两百多个国家的华人社区——汉字处于严重不和谐中……至少对目前来说，它造成了大中华文化的断裂和隔阂”。“要和谐汉语，必先和谐汉字；要和谐大中华文化，亦须先和谐汉字。……正视并解决简化字问题并与繁体字沟通，刻不容缓”。<sup>②</sup>

第二，本着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发挥政府的权威作用，切实解决汉字简繁体不统一的问题。以前就有很多文艺界的文化名人、政协委员强烈要求恢复传统字形，也有人建议“用十年时间废除简体汉字”。但对于繁简问题，目前两岸很难达成共识，结果也就是维持现状。2006 年之后，台湾当局提出诸如“识正书简”“识繁写简”“识繁用简”，皆为不得已的折中之举。有学者认为这又带来新的困惑和麻烦：“繁简并存决非长久之计，那将争论不息，贻害无穷。”<sup>③</sup> 我们应该从中华文化的大局出发，从汉字安全的高度，努力“纳入科学的思考，降低政治的温度”。<sup>④</sup> 祖国大陆推行的简化字几乎都是古已有之，是在社会之中流行了几百上千年并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字形字体，并非是新中国政府硬性创造的。其实早在 1935 年，简化字就作为政府行为推广，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就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收 324 字。所以台湾当局和有关人士理应破除认为简化字是大陆政治产物的误区。另一方面，台湾地区《标准字体表》中确定的标准形体中有比较合理的，祖国大陆的语言文字权威部门也不应当漠然视之，在对某些汉字进行调整时，也应当考虑台湾地区的汉字标准。王力先生早在 1938 年所作的《汉字的将来》写道：“‘六书’虽是守旧的东西，然而二千年来，汉字的形此而得到统一。守旧虽可批评，而统一的利益实在太大了，为了要求统一而守旧，还是值得的。试看各国的文字也都在墨守着旧的形式，英文的 night、right 并不曾因求便利而改为 nite、rite；法文的 sceau、champs 也不曾因求便利而改为 so、chan。违反旧形式而求便利，在书写上诚然便利了些，但是失去了文字的统一性，究竟是得不偿失。因为统一性本身就有最大的便利，而且，我们对一切生活都应该有规则，

① 许寿椿：《汉字复兴的脚步》，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4 页。

② 李珺平：《正视简繁字的沟通——关于和谐汉字的一些思考》，载《文化中国》，2009 年第 3 期，第 19、27 页。

③ 丁启阵：《汉字繁简并存不是长久之计》，载《中华读书报》，2009 年 3 月 25 日，第 18 版。

④ 赵明丽：《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 页。

写字也不该随意乱写。”<sup>①</sup>这对今天汉字安全问题仍具有现实意义，即对汉字字形不可一味地“唯简化是从”。要抓住机遇，组织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学者专家，切实落实汉字字形统一的学术审定工作，分阶段、分步骤地逐一审定每一个汉字，逐步缩小差异，该简化的就简化，该恢复的就恢复；不是全然简化，亦非全然回归繁体，一切以统一字形为重，一切以符合汉字学规律为标准，以求两岸在不远的将来，做到政治上“一国两制”、汉字上“两岸一‘字’”，早日统一汉字字形，使汉字安全真正消除隐患，进而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软实力。

### （二）国人汉字书写能力严重下降

汉字是世界历史上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表意文字，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是我们民族祖先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最灿烂的瑰宝之一，蕴藏着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崇高强大的民族意识和自强不息的创造智慧。不论是提按疾涩的手写过程，还是温润雄奇的各异风格，书写汉字体现了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和才华修养。“西方文化重语言，重说；中国文化重文字，重写”；“中国文化在其深层结构上是以字学为核心的。之所以说是‘深层’的，是因为‘字学’似乎是中国一切传统学问的基础，中国传统式的学者，无论治经、治史、治诗，总要在‘字学’上下一番工夫，才能真正站得住脚”。<sup>②</sup>汉字是中国精英文化的根源，“精英文化，都要以文字作为前提。”<sup>③</sup>我们不可丢失汉字书写的文化传统，正如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所言：“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sup>④</sup>

汉字的书写传承已经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错别字与书写难看最为显著。国家语委的一项调查显示，花费超过1/4的时间用在外语学习的大学生达到65%以上，以致有人惊叹：“汉语是否已经到了危急时刻可以讨论，但是汉语汉字的使用和中华文化的传承确实出了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汉语汉字的普遍蔑视会逐步消解和瓦解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sup>⑤</sup>在山西省太原市桃园南路西里街，一面经常有学生路过的使用传统汉字刻制了近百首唐诗宋词的文化墙引起了

① 王力：《汉字改革》，载《龙虫并雕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5页。

② 叶秀山：《美的哲学》，载《叶秀山文集·美学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③ 何九盈：《汉字文化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④ [瑞典]高本汉：《中国文与中国语》，张世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49页。

⑤ 陈菁霞：《专家呼吁要警觉“中国人不会写中国字”》，载《中华读书报》，2013年9月11日，第1版。

当地市民的非议。据市民统计,这面“文化墙”上共计出现了 33 处错别字。设立单位的初衷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但在古诗词的简繁体转化时出现了纰漏。“白髮三千丈”的“髮”字错用为“發”,“舊人看新曆”的“曆”字错用为“歷”,造成“文化墙”无文化的尴尬。<sup>①</sup>甚至在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这样的国家级文物机构里,许多标牌、装饰品上也错字频出。2011 年故宫博物院感谢北京市公安局破获失盗事件而赠送的锦旗上,仅仅十个汉字,却将“捍卫”写成“撼卫”,引起网友揶揄:差错率高达 10%。<sup>②</sup>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手机、互联网的普及,由于电脑键盘打字的流行,汉字书写由持笔变为大部分由电脑输入来完成,又因为“外语热”以及影像文化盛行等因素的冲击,造成了国人提笔忘字,汉字手写能力急剧下降,汉字书写“渐行渐远”,出现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给汉字安全带来巨大的冲击,电脑被称为“手写体的诅咒”。“零点指标数据”针对京、沪、穗等 12 个城市进行的“中国人书法”系列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94.1% 的受访者都曾提笔忘字。<sup>③</sup>一项对 319 名大学生的测试显示,有 16.4% 的人承认自己在汉语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是“不认识的汉字太多”,有 30.1% 的人认为“影像文化占据绝对优势,文字越来越不重要”等。<sup>④</sup>

如何应对国人汉字书写能力下降的危机,我们应该进行如下几方面的努力:

第一,在思想认识上充分重视汉字书写能力。汉字书写问题不能仅视为一个人的写字能力,而应当提高到关系汉字安全问题的高度来认识,提高到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来考量。如果中国未来几代人写字能力持续普遍下降,汉字的传承就会形成缺损,会导致文化自信严重缺失以及中华民族价值观和信仰的危机。“键盘书写代替了手写文化,……汉字完全由拉丁字母所代替,而失去了它的‘象形’的特征。”随着手书的逐渐消失,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对世界的看法也都会发生改变,“书写文化的变化,影响到了语言文字安全,进而也为意识形态安全

① 黄锐:《山西太原“文化墙”出现错别字》,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2/10/c\\_1113595140.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2/10/c_1113595140.htm)。

② 侯莎莎:《故宫赠警方锦旗出现错别字》,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1-05/14/c\\_121415011\\_3.htm](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1-05/14/c_121415011_3.htm)。

③ 朱越、战钊:《“汉字热”中热议汉字文化传承》,载《光明日报》,2013 年 9 月 28 日,第 6 版。

④ 向楠:《80.8% 的人确认我们存在汉语应用能力危机》,中青在线,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12/21/content\\_3466536.htm](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12/21/content_3466536.htm)。



和价值观念安全带来隐患。”<sup>①</sup>

著名媒体文化学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曾提到欧洲中世纪进入愚昧黑暗时期的原因：“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北方蛮人入侵后，罗马帝国跟着就灭亡了，传统文化被神秘化，欧洲随后陷入所谓的愚昧黑暗时代和中世纪”，他总结了四点原因，其中“第一点是读写能力的消失”，“我们定义一个识字文化（literature culture），不是基于它是否拥有一个文化系统，而是基于社会上有多少人能够识字”。<sup>②</sup> 这样的历史经验教训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国人汉字书写能力持续下降，“长此以往，不仅会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且会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电子时代汉字书写能力退化只是表层危机，汉字灵魂的丧失才是深层危机。我们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只有切实加强汉字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唤回汉字的灵魂与精神，让国人对汉字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能重塑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sup>③</sup>

第二，在全民教育教学体制上要进行调整与改革。中国当代社会过度推行英语教育、强调英文考试，大大挤占了国人研习、书写汉字的时间。英语学习当然重要，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学校到社会培训，在教育、升学和晋级等诸多方面，过于强调英语学习和考试。由于英语考试事关人们的前途和命运，大中小学生们只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去学习英语，而减少了对汉字文化的研习。在大学里，英语是必修课，而大学语文则往往只是象征性的选修课。毕业后应聘工作时，用人单位也更看重应聘者的英语水平，这都让很多大学生往往产生“如今英语比汉语更重要”的观念；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到工作，英语学习花费掉人们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严重挤占了他们学习汉字的时间。因此，我们要充分评估推行全民英语学习和考核对中国汉字安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调整当前的教育理念以及课程设置，减少外语课的课时，加强大中小学中有关汉字、书法的教育教学。在高校中重视“大学语文”“大学书法”“硬笔书法”“汉字学概论”等课程的设置，列为必修课，设定充分的学分。大力开展课内课外的各类汉字书写或书法考试、比赛和展览，同时减轻英文学习的负担，使大学生研习汉

① 董璐：《文化安全遭受威胁的后果及其内生性根源》，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76页。

② [美]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173页。

③ 沈祖春：《认识与应对“汉字危机”》，光明网，[http://news.gmw.cn/2014-05/10/content\\_11274972.htm](http://news.gmw.cn/2014-05/10/content_11274972.htm)。

字书写的时间得到充分保障。

第三，政府应整合相关部门加强对全社会各领域汉字书写规范的监督和管理。汉朝对汉字的书写就有严格的法律制度，规定书写汉字的笔画不可随意增减。汉初萧何立法：“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sup>①</sup> 汉武帝时，郎中令石建呈上书奏，退朝后，突然想起奏折中“马”（馬）字少写了一个笔画，惶恐至极，因为很可能遭到“遣死”之罪。<sup>②</sup> 可见当时社会对汉字书写非常重视，以致后来刘勰感叹道：“汉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学童，教试六体；又吏民上书，字谬辄劾。是以马字缺画，而石建惧死；虽云性慎，亦时重文也。”<sup>③</sup> 今天政府部门应当对社会公共交通场所、设施，博物馆、美术馆、影剧院等文化场所以及影视屏幕的字幕，加强正确使用汉字的督查工作，加大处罚力度，消除错别字“硬伤”。对公务员队伍也要有计划地加强培训，对政府机构的公文、牌匾标志中的错别字现象也要跟进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

### （三）大众传媒以及社会某些人群滥用不雅汉字

在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的历史长河之中，都普遍遵循本民族文字应用中的禁忌规矩，普遍认为涉及性行为 and 性器官的字词是一种亵渎语，大众媒体都不会使用此类文字，正式出版物中必须出现时，也常以隐讳符号来代替。在英美文字系统中，即使出现了“性解放”之风，美国人也并不是毫不掩饰地谈论性（sex），英语文化中特别忌讳在公共场合或男女都在场的情况下说那些由四个字母组成的下流字词（four-letter words），<sup>④</sup> 这类“四字母词”词曾被禁止收入《牛津英文词典》，也被严禁用在媒体以及日常书写中，否则会被认为缺乏修养、谈吐不雅。理所当然，这一类含义的汉字也是我们大众传媒中应当避忌的。

但是，当代中国从引领大众文化的各类媒体到一般民众网民，对粗鄙不雅汉字的使用竟然毫无顾忌，以致“屌丝”“屌爆天”“傻逼”“我靠”“很屌”“学屌”等不雅字词滥用。2013年，“北外特别行动小组”将源自美国的话剧《阴道独白》定名为《阴道之道》，设计了特别宣传活动，在网络大众媒体上发布了一系列图文，大量书写“阴道”等一系列涉及性器官禁忌的不雅汉字词汇，引发了

①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1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66页。

③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23页。

④ 指fuck、shit、cunt、damn、piss等不雅词语。

公众极端对立的反应。<sup>①</sup> 2011年底,词语“屌丝”在中国大陆地区年轻人群体中流行开来,在谷歌(Google)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竟然达到4 110万次,在新浪微博的搜索结果超过220万条。2012年11月3日,“屌丝”一词堂而皇之登上《人民日报》,引发了网友以及社会大众的质疑。2013年4月,在中国当红却也备受争议的流行语“屌丝”走出国门,伴随着商业广告,“屌丝 Diaosi—Made in China”的醒目字样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电视荧幕,但很快被美国有关当局禁播。<sup>②</sup> 按照美国广告、传媒界的业内规定,一些俚语及不雅之词必须被“屏蔽”掉。近期媒体曾报道某媒介研究中心发布的所谓全国首份《屌丝生存现状报告》,其中写道:

屌丝平均薪酬2917.7元,72.3%的屌丝觉得自己活得不开心。最让屌丝们放不下的还有亲情,屌丝们平均每个月给父母1076.7元。从不同行业来看,农林业屌丝指数最高,市场/公关/媒介、运动健身和金融/银行/投资/基金/证券行业的屌丝指数相对偏低。……根据调查报告,屌丝的基本“身份特征”是这样的:男屌丝一般在21-25岁;女屌丝在26-30岁之间;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大部分外出打拼,还没找到另一半,平均月入2917.7元。<sup>③</sup> 这样满篇“屌”字的文章映入社会大众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眼帘,当如何卒读?

“屌丝”常用以讥讽一个人具有穷、丑、矮、呆、胖等特征,概指一类社会阶层群体,包括农民工、城市小手工业者、青年工人、不满现状的企业小雇员、困厄的专科生等等。<sup>④</sup> 但是,这完全可以试用例如“槽青”“穷草”等一类字词来称谓,为何偏偏用“屌”字?媒体以及某些国人对此乐用不疲,对受众而言也形成了汉字层面的隐形暴力,明显反映了我们汉字应用理念中的不良因素。我们经常自以为当代社会比野蛮的封建时代更文明,可是连元明时期的通俗文学《水浒传》尚且间接地使用“鸟”字来处理涉及性器官的字词,而当今号称现代文明的媒体,难道非得赤裸裸地使用“屌”字吗?

与特殊教育教学以及科普场合不同,不雅汉字在社会生活和大众媒体中的滥用,触犯了传统文化中汉字使用上的忌讳,违背了自古以来民众的用字文明规范,

<sup>①</sup> 傅双琪:《校园女权主义话剧触碰公开谈“性”的禁忌》,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3-11/15/c\\_125707400.htm](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3-11/15/c_125707400.htm)。

<sup>②</sup> 林方伟:《又见屌丝——这回它走出了中国》,载[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ocial/mix/story20130522-207162>。

<sup>③</sup> 董裴:《“屌丝生存报告”的意义与温度》,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a/20141030/42338368\\_0.shtml](http://news.ifeng.com/a/20141030/42338368_0.shtml)。

<sup>④</sup> 百度·百科:《屌丝》, <http://baike.baidu.com>。

引起其他群体民众的不满，还会给国人相互间的交流与理解带来阻碍，从而可能危害国人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不知这是当代人放荡不羁、自由任性，还是文化自戕、自毁长城的一种表现？

因此，制定针对滥用不雅汉字现状的对策，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第一，提高国人对汉字安全意识的认识，以规范使用汉字为荣，以使用不雅汉字为耻。汉字承载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智慧、思想与力量，造就了中国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文化气象。自古以来，先人就敬重汉字的优雅，刘勰《文心雕龙·练字》曾写道：“曹摅诗称：‘岂不愿斯游，褊心恶诃呶’。两字诡异，大疵美篇。况乃过此，其可观乎！”认为西晋曹摅诗句中的“诃呶”这两个怪僻不雅的字，就使本应美好的诗篇大受玷污。<sup>①</sup>社会上有人对不雅汉字随意滥用，看似博取噱头，吸引眼球，增加点击率，实则是对青少年的一种文化误导，更是对汉字安全的一种损害。

第二，出版界、媒体要自查自律，以身作则，避免使用不雅汉字，充分发挥标杆效应，引导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践行良好的汉字应用规范。“珍视汉字这项中国文化的精髓，传承这份宝贵财富，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无与伦比的荣耀。”<sup>②</sup>我们应大力增强对汉字安全的认识，“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履行起职责，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载体，也应当以身垂范，共同肩负起责任。对汉字多一份敬畏，对外来词多一份审慎。从小处说，这关系到每个人的阅读效率；从大处说，也关系着汉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和文化命脉的延续。”<sup>③</sup>2012年底，以“宣传语文规范，传播语文知识，引导语文生活，推动语文学习”为办刊宗旨的《咬文嚼字》杂志公布的“2012年十大流行语”中，“屌丝”并未当选。据《咬文嚼字》相关负责人解释说，专家们数次讨论此词，一致认为其不雅、恶俗的趣味很明显，“不合乎社会道德规范”，有违《咬文嚼字》收选“十大流行语”原则之一的“重视语词的文明度”标准。<sup>④</sup>这就是很好的做法。

第三，有关政府部门要提高文化安全的意识，加强监督和管理。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对社会上滥用不雅汉字的现象不能视而不管、处于“失语”状态，应当整

①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24页。

②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盘点当前最具价值的20个汉字“德信孝”位列前三》，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008/c40531-23121775.html>。

③ 李昌禹：《对汉字多一份敬畏》，载《人民日报》，2014年4月11日，第12版。

④ 张曦：《2012十大流行语公布“屌丝”“江南style”未上榜》，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12-30/4448908.shtml>。

合传媒、网络、新闻、出版甚至立法等部门，设置统一的权威机构来进行综合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进行一场汉字“扫不雅”的运动。例如，2014年召开的政协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针对目前社会媒体上流行的“屌丝、装逼、逼格”等不雅字眼儿，就有政协委员认为“有的网络语言反映了时代进步值得肯定，但有的网络语言粗俗猥琐，绝不能当作文化的进步。”主张政府有关部门要大力弘扬和传播汉语的文字美，减少网络语言污染，加强对汉语的保护。<sup>①</sup>

“中国国家安全主要面临三大挑战：即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极端主义文化和各种不良文化的腐蚀及民族分裂主义文化造成的文化分裂”。“不尊重母语所造成的国家安全问题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思维生存与发展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sup>②</sup>目前，大众传媒中特别是网络新媒体中不雅汉字的滥用，可谓“不良文化的腐蚀”，给国人带来内心的不安和忧患。正如学者所言：“国家文化安全关切的就是国家文化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国家文化主权是否受到侵犯，即这种‘个性文化’是否得到独立自主的健康发展。”<sup>③</sup>我们应当及时消除滥用不雅汉字的现象，健康而优雅地使用汉字，维护汉字安全。

### 五 结语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欧洲时特别强调：“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sup>④</sup>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他还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关注汉字安全潜在危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老子云：“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sup>⑤</sup>虽然汉字在“使用人口”指标上位居世界第一，可谓优势极大，但我们必须要增强“见盛观衰”的忧患意识。

当前汉字安全明显受到了外来字母词的冲击，并且在内部理念以及实践方面也存在着混乱状况，因此，汉字安全问题并非无病呻吟、夸大其词，而是理应提

---

① 张建松：《沪政协委员呼吁减少“屌丝”等网络语言污染现象》，新华网，[http://www.sh.xinhuanet.com/2015-01/25/c\\_133945532.htm](http://www.sh.xinhuanet.com/2015-01/25/c_133945532.htm)。

② 赵波：《西方文化渗透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98页。

③ 韩源：《国家文化安全论——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④ 戚义明：《文化自信壮行复兴路》，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07/c\\_126589984.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07/c_126589984.htm)。

⑤ 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

上文化安全研究的议事日程。这不但因为“汉字的创造，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对民族的万世长存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汉字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非常宝贵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史上非常值得珍惜的传家宝”，<sup>①</sup>而且因为“语言文字是国家的战略性文化资源，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性资源；推进语言文字事业科学发展，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备条件，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的战略需要，是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迫切要求。”<sup>②</sup>

因此，我们要正视汉字安全的潜在危机，积极应对，第一，政府部门提高文化安全的意识，加强监督和管理，在全民教育教学体制上进行调整与改革，加强大中小学中有关汉字、书法的教育教学。第二，出版界和媒体自查自律、以身作则，充分发挥标杆效应，遵照执行汉字应用规范。第三，广大民众提高对汉字安全意识的认识、主动自觉践行良好的汉字应用规范。只有这三个方面共同努力，只有当我们实现中国梦之时，我们的后代笔下一笔一画写的以及媒体呈现的、报刊书籍上印刷的仍是祖先传下来的优雅美观、方块平面结构形态的正确汉字，而不是线性结构的拉丁字母，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维护中国汉字体系的安全、完整和稳定。

【收稿日期：2014-10-09】

【修回日期：2015-01-29】

【责任编辑：齐琳】

① 杨义：《汉字对维护国家统一贡献巨大》，载《理论与当代》，2009年第5期，第58页。

② 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教育部官网，<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246/201301/146511.html>。

## 22 **The Security Crises of 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as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ecurity**

Yukun GAO

[Abstract] One important dimension of China's cultural security is the security of 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is a key vehicle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means that, 1) they are to be free from threats,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2) they maintain their dominance in Chinese culture, bearing a reasonable level of purity, bringing no inconvenience or harm to people, and 3) no threats are to be imposed by external powers on the Chinese people's right to use them. Currently Chinese characters are suffering potential crises in the domestic media and other fields of their application. There are, however,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secur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overlooking of their rationality, purity and norm, resulting in the chaos and morbidity of their writing system, and hence the inception of crises for the secur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excessive use of English abbreviations in the Chinese mass media poses external threats to the secur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internal threat comes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factors: the dual system of simplified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for mainland and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the growing inabi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ir written language; and the abuse of inelegant words.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confront the potential crises facing the secur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proactively cope with the issues, and to maintain security, integ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the maintenan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resilience,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hina.

[Key Words] cultural security; secur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inese characters; potential crisis; external risk; internal risk

[Author] Professor Yukun GAO,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100091).

## 52 **“Shared Security”: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Political Thoughts and Diplomatic Practice**

—A Study of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

Zhijiang WE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academic interes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as well as the